

拆迁学：拆了即政绩，违法亦公益

■舒圣祥

河北广平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去年财政收入仅1.3亿元。今年，县里提出11168工程目标，计划年内完成20多亿元的市政工程建设，并用10天完成33万多平方米的拆迁任务，1000多户群众的房屋被拆、土地被征用。而这些拆迁都是在没签补偿协议、没对群众进行妥善安置的情况下进行的，是违法拆迁（央视《焦点访谈》）。

我最为感到欣慰的是，在广平县创造拆迁速度新纪录的过程中，没有出现唐福珍式“刁民”。不是公民不懂得维护自身权益，也不是燕赵之地再无“勇士”，

而是实在抵不过“死了也白死”的悲惨现实，民众不得不开始学乖。俗话说：“官”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些拆出人命的地方，不是“官员果然个个还在”吗？在很多官员眼中，搞拆迁从来不是一件难事，拆迁速度没有最快只有更快。

广平县官员显然正是这样想的，因此，上面要求今年拆10万平方米，县里仅用10天就拆了33万多平方

米。不过，我很怀疑他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拆了以后干什么，撙荒吗？10天拆的，准备花多少年去建？既然短期内也建不了，为何不能悠着点拆，却生怕民众在他们自己的房子里多住了几天？一边是年财政收入仅1.3亿元，一边却是20多亿元的市政工程建设，相当于10天拆去的房子，几乎需要花20多年才能实现“宏伟蓝图”，

其中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这种超速拆迁，除“为拆迁而拆迁”之外，基本没有发展理性可言。超额完成拆迁任务，才是最大的政绩追求。打着改善居民居住条件的旗号，却连拆迁户房屋被拆后临时搭建的窝棚也不放过，这样的“政绩”简直是以民众血泪直接作为交换，尤为令人震惊。

事实上，“拆了即政绩”的

背后有“违法亦公益”作为保障。根据现行拆迁条例，不与住户签订拆迁安置协议，也不对被拆民众进行妥善安置，就实施大面积强拆，属违法行为无疑。但当地政府可以将其解释为公益行为。因为大面积拆迁是为了落实“三年大变样”的上级要求，“三年大变样”是为了改善居民居住生活条件，而“危旧房改造”即使是在新拆迁条例草案中也还是被列为“公共利益”的。所以说，尽管违法，却照旧是公益行为，问题最多不过是“程序上的瑕疵”而已。拆出人命都无丢官可能，更何况只是“程序瑕疵”呢？

拆了即政绩，违法亦公益——广平超速拆迁背后的潜规则，不啻为当代政府拆迁学“精髓”。

治污引污都有好处，岂能不污？

■刘义昆

湖南省涟源市金石镇出现了一件群众无法理解的怪事：一方面国家投资近百万元在该镇白潭村建设了国家安全饮水工程；另一方面，一个在别处屡屡碰壁的高污染锰矿企业被镇里引进，成了水源污染的心腹大患（5月25日《京华时报》）。

污染这事，说怪也真怪。试想，倘若金石镇没有高污染企业，政府何必要搞什么安全饮水工程；既然要搞安全饮水工程，为何又要引进污染企业？实在是自相矛盾啊！

但细想想，其实也很好理解。既然安全饮水工程有国家投资，这钱不要白不要。而对于招商引资，既然能引到资，想必是能拉动当地GDP的。有了GDP，也就有了政绩，这个道理谁都明白。既然治污有钱，引污也有好处，自然两手都要抓了。当然，据我猜度，在政绩冲动之外，当地官员恐怕还有实在的好处。你想啊，污染企业来了，要排污，不花钱打通关节能行吗？没有一点现实好处，相关部门会熟视无睹吗？

将污染企业“引入狼入室”，并非金石镇独有。早在2005年，新华社就曾报道，湖南有一个镇10多家化工企业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经群众多年呼吁、媒体多次曝光、上级政府和环保部门屡屡干预之后，终于在2003年全部关闭。然而，这10多家化工企业并未退出“江湖”，而是把设备、原料搬走，转移到中西部其他地方去了。

于是，污染总在治理中一次次地轮回，水污染后有镉污染，镉污染后有铅污染，铅污染后又有药品污染……出现这种情况，恐怕就是因为治污与引污都有好处。所以，倘若引污与治污的利益链条不能打破，金石镇这种治污矛盾，只会有一些地方不断轮回下去。

今年全国两会上，湖南原省委书记张春贤不仅“欢迎记者提出敏感问题”，也表达了湖南治理污染的决心，承诺“三五年之后，会有大的改观，或有实质性的进展”。现在，张春贤已赴任新疆。湖南的治污承诺是否还会兑现，值得关注。



——你为“公益”作贡献啦！

配图：俞柏鸿

有多少古迹毁在修旧如旧的名义下

■王学进

宁海县的前童古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明代方孝孺设计建造、具有600多年历史的发角楼，是当地标志性建筑之一。可你想得到吗？而今，这座发角楼被拆了！

5月23日，一个名为《前童600年历史的发角楼被拆》的帖子成了中国宁波网天一论坛的热帖。记者赶赴前童调查，发现原来发角楼所在的位置上已经竖起了崭新的全木构架，而原来发角楼的一些木构件，包括4个斗拱、1根顶梁、1根粗大的柱子等，则躺在大祠堂的“其他”的构件听说都被卖掉了！”一位业余文秀勇的手绘图，东莞警方已经打掉4个卖淫窝点（5月25日《广州日报》）。

此刻，我的心与当地居民一样的痛。按理说，作为历史文化名镇，

前童镇的每一处文物古迹都应得到很好的保护。尤其是像发角楼这样珍贵的明代建筑，更应得到悉心保护，怎么说拆就拆了呢？当地镇政府的官员是这样解释的，他们将用传统工艺对发角楼进行修缮，重建工作中，所有还可以用的原建筑材料，在进行相关处理后，会安放回原来的位置。确实损坏无法修复的，将按原样仿制后进行安装，整体格局风貌不会变的。

此说尚有待证实，反正我是不相信重建后的发角楼还能保持原来的风貌的。哪怕外形一样，甚至还采用部分原材料，重建的发角楼仍是座“假古董”。这就像名画的复制品，哪怕临摹得再像，也只是赝品，因为它失去了原画的气韵、神韵。游客为何要争睹发角楼的真容，就是冲着它是方孝孺设计而去感受这位“硬

汉”的浩然正气的。方孝孺何许人也？他可是拒绝为篡位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诛十族的明代大儒，郭沫若誉其为“骨鲠千秋”。试问，现在的设计师和能工巧匠有方孝孺的“硬气”吗？大概没有吧。楼的形制可以克隆，但楼的神韵则无法复制。呜呼，发角楼完蛋了！

诚然，中国的古建筑大多为木结构，天长日久是需要修缮，但不能将它们拆了重建，而应尽可能采用加固的办法；且不能随意更换材料，能用的原材料必须用上去。如上述这样将发角楼大卸八块再来重建，那不叫修旧如旧，而是破坏。可悲的是，近年来各地在“修旧如旧”的名义下大肆糟蹋文物的悲剧接二连三地发生，发角楼被毁只是其中的一例。这样的修旧如旧不要也罢。

流浪汉手绘“卖淫窝点图”打了谁的耳光？

■池墨

50岁的无业流浪者王秀勇，自幼罹患小儿麻痹症，双手失去活动能力，平时只能靠表演用脚写字为生。虽然吃了上顿愁下顿，但是他却在最近一个月内暗访数个镇街，自己手绘了几张卖淫窝点图，并向警方举报。按照王秀勇的手绘图，东莞警方已经打掉4个卖淫窝点（5月25日《广州日报》）。

暗访绘制卖淫窝点图，可以看出流浪汉的智慧；依靠流浪汉提供的“卖淫窝点图”端掉了4个卖淫窝点，可见警方“行动神速”。然而笔者的疑问是，警方扫黄竟然要靠流浪汉的“暗访”来实现，这到底打

了谁的耳光？

卖淫虽然是见不得人的事情，但卖淫者在拉客的时候，却并不隐瞒自己的“职业”。为了拉客，她们常常会公然向行人叫卖自己，招徕顾客。这种“地下工作”其实并不隐蔽，因此，警方要想摸清和端掉卖淫窝点，其实并不很难。然而，警方却为什么任由辖区卖淫嫖娼猖獗呢？我想，如果不是卖淫者与警方有勾结，就是警方的失职。

前不久，北京警方端掉了横行京城10多年的“天上人间”。而这是因为换了公安局长，新官上任三把火，结果就把一直屹立不倒的“天上人间”给端掉了。这里

面既有必然，也有偶然。如果不是换了公安局长，警方会向“天上人间”开火吗？答案恐怕不言自明。

这次东莞警方根据流浪汉绘制的“卖淫窝点图”端掉了4个卖淫窝点，也有必然性和偶然性。卖淫窝点被端，显然是迟早的事情，但如果不是流浪汉的举报和提供“路线指引”，警方能这么快端掉这4家卖淫窝点吗？估计卖淫者还会继续做自己的“皮肉生意”。

流浪汉手绘“卖淫窝点图”值得表扬，但是，这些工作是不是更应该由警方来完成？所以，流浪汉手绘“卖淫窝点图”，无疑打了当地警方一记耳光！

■钱凤伟

山西平鲁一价值数亿元煤矿企业以一万元卖给个人经报道后引发广泛关注，记者采访发现平鲁区政府在“1万元煤矿转让事件”中，不仅存在违反国家政策的问题，还存在煤矿办证和改制等文件造假等行为（据新华社）。

是不是贱卖，首先要确认这座煤矿到底值多少钱。对于专业评估人士以1000万吨的储量估算出的保守价值3.15亿元，平鲁区政府回应称，这种算法“不科学”。事实上，在这次转让中，采矿权转让价款根本就没有算进去。于一座煤矿而言，最值钱的无疑就是采矿权，也因此，国务院《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明文规定：“转让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探矿权、采矿权的，必须进行评估。”现在平鲁区既把采矿权排除在转让款之外，当然也用不着评估，煤矿的价值就只剩下净资产了。贱卖之心，昭然若揭。

卖煤矿不是卖青菜萝卜，况且这煤矿还是国有资产，本来应该何其慎重，可现在却是迫不及待——“煤矿还未挂牌出售，区政府的转让结果就已出来”；“企业改制方案还没作出，区政府同意该方案的批复就提前2个月作出”，真是煞费苦心。更荒唐的是，据所谓“严格按照评估和审计结果确定”，这个煤矿的净资产也“基本上是零资产或负资产”。所幸，这净资产减去总负债之后，还有1万元这个整数，才能因此顶着“卖”的名义。

实际上，大凡离了谱的贱卖，必然大有玄机，比如腐败的如影相随。那些拍板决策的人物，免不了借贱卖之机狠捞一把。因此，贱卖完全可以作为追查腐败的一条可靠线索。反过来，一旦确认交易中存在腐败，不论是否披着诸如区政府决策的合法外衣，都可认定为无效。

现在，区政府作为当事人，已无法自证清白，不可能以一篇官方回应草草了事。我们需要有人将更多内幕公之于众。比如，何以“评估结果的净资产基本上是零资产或负资产”，必须有个清楚的交代。实际上，防范国有资产不明不白地被贱卖，只能靠公开的阳光。